

北史

傳三十二卷四

漢書門				
三	四	五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六	五		漢
の	の		書
函	冊	號	類
三	三	一	
三	の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601
冊數	30	(15)
函號	280	81



列傳第三十二

北史四十四

崔光 子勅

弟子鴻

淺草文庫

崔亮

從弟光韶

叔祖道固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

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

仕宋為樂陵太守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為

東清河郟人縣分易更為南平原貝丘人也父

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

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

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
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
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待常曰孝
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
贊遷都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故
兼太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為陝西
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叙古事因賦詩三十八
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為伯光少有
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

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
竝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
孝文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從
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
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
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
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
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
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

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
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
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
龜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
龍元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
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
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
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
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

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
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皆似雄但頭
冠上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
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
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
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
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
於賦役人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
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竝博達之士

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
翹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脚羽
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
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
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
皆陛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
亦前代君房之匹此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
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為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
夏未反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

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
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
時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陛下為人父母所宜
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
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
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
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
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如罕宴宗或闕時應
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

慈旨撫振貧瘠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
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
弭慶進禎祥集矣帝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腊
等竝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二年八月光
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敕以
示臣臣案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
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
指言蒸氣鬱長非有報種柔脆之質彫殞速易
不延旬月無擬蕭斧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

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壇築工密糞朽
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欻構厥狀扶踈誠足異
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
然懼災脩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
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雉雉集鼎武
丁用熙自比鷓鴣巢于廟殿梟鵬鳴於宮寢菌
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誠且東南
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人勞物悴
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

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
之忻強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
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除中書舍
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
者敕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
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
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
事戮至剗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
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

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天失臣之愚
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帝納之延昌
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
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深等並賜坐詔光曰卿
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
詔不許即令明帝出焉從者十餘人敕以光為
傅之意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
復不蒙許明帝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
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

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一百匹琛琛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明帝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喜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

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是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遷特進以奉迎明帝功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踈黜光并送章綬冠服

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
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
等奏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
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
月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
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
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
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諱不
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

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
竝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
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
竹竿所為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
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
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侯命
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
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
還聖躬煩倦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

五身身傳卷三十一
三百三十一
陳見
鉀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
但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
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為公億兆已任專
薦郊廟止決大政輔神養和簡息游幸則率土
屬賴含生仰悅矣神龜元年光表曰尋石經之
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
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剝
撤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
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

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
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
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回劉燮等勘校石
經其殘缺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脩之後靈
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
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
之下祇心圖構誠為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
臣庶恇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
光上表諫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

年春明帝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
 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四月以光為
 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
 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鶯鳥於宮內詔以示光
 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鶯在梁解云禿鶯也貪
 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廷昔魏氏黃初
 中有鶉鴝集於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
 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
 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

鶴

以張璠惡鵠賈誼忌鴝鵒斲集而去前王猶
 為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
 然不以為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饕餮之禽必
 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嗾啄一食之費容過斤
 鎰今春夏陽早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
 陛下為人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
 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
 可為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脩德進賢消
 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願養

尚書卷三十二

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
豐王廷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
東西上閣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
務病疾稍增而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
四年十月帝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為
止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勵為齊州刺史十一
月疾甚敕子姪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
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
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

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
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
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
於路為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講讀之處
未曾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
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後部鼓吹
班劔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明帝祖喪建
春門外望輜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
商角徵羽木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

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
別為卷為百三卷焉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
退沈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為人故為氣
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義
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
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
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
徽為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
分張乞為徐州長兼別駕暫集京師明帝許之

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為黃門則讓宋弁為中書
監讓汝南王悅為太常讓劉芳為少傅讓元暉
穆紹甄琛為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
為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
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為矯飾崇信佛法禮拜
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
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
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為沙
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

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踈略凡所為詩賦銘贊誄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子勸字彥德器學才德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為著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又為明堂大將以勵為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父光疾甚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明每加存慰光葬本鄉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爵建義初遇害

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勸

勸字彥玄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為齊文宣所知拜南青州刺史有政績入為祕書監齊州大中正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史臺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將禪後王先以問勸勸諫以為不可由是忤意出為南兗

州刺史代還重為度支尚書儀同三司食文登
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脩撰
新書卒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謚文貞初和
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
世門之胄名處京官而劾二子拱搆竝為外任
弟廓之從容謂劾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
中清華之所而竝出外藩劾曰立身來恥以言
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
歎服劾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

不能就光弟敬友本州從事頗有受納御史案
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
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
食終身恭寬接下脩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
不登饑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
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卒于家弟子
鴻

鴻字老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
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

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為三公郎中加負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昔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

之譽國號豐實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土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後遷中散

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將軍
脩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
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
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五年詔
鴻以本官脩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
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介未有
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
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
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

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
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竝因世故跨僭
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
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
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
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
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
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
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旣訖不奏聞鴻後

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
 應圖錄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壓政成此樂
 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於羣豪開
 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
 武始得涼朔同文特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
 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
 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
 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
 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虵遼海緬成殊域

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人殘
 兵革靡所歸控皇極龍潛幽代內脩德政外抗
 諸偽弁翼之人懷實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
 尋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
 天順人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
 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農戰兼脩婦清氛穢歲
 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
 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
 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

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之將來昭
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全虧編錄紛謬繁略
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為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
非永存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
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
散求諸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唯任孤
力至於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
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
本錄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為實錄

商較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
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
獲所以未及善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
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
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
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無
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
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臯微志乃得
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

是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踈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慙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為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為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滅在

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迺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

呈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
會赦免尋為其叔鵬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
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
州刺史以老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卒贈齊
州刺史謚曰貞子懋字德林徐州征東府長史
長文從弟庫字文序有幹用為東郡太守元顥
寇逼郡界庫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
官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
除東徐州刺史二年為城人王早蘭寶等所害

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子罕襲爵
齊受禪例降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經史州
辟主簿子鐸有文才位中散大夫鐸弟觀羽林
監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瑗之後
也高祖瓊為慕容垂車騎屬曾祖輯南徙青州
因仕宋為太山太守祖脩之清河太守父元孫
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明帝使元孫
討之為文秀所害亮母居攜亮依其叔祖翼州
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桑

乾為平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
 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
 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
 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
 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冲冲
 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曾
 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
 為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竒之迎為館
 客冲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

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
 冲薦之為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
 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
 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
 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
 兼吏部郎俄為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
 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春籛孝文
 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孝明親政遷給事
 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

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為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為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脩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究。孝明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孝明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孝明日：廣平

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孝明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明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昶撫御失和，詔亮馳駟安撫。亮至，劾昶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帖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

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
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
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汎長無恒又
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
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
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
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
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竝號稱職三輔服其
德政孝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為九

嬪徵為太常卿攝吏部事孝明初出為定州刺
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據破石詔亮假
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寅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
南將軍竝使持節督諸軍以討之靈太后勞遣
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破石祖悅出城逆戰大
破之祖悅復於城外置二柵欲拒軍亮焚擊破
之亮欲李崇為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
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破石靈太后賜亮璽
書曰破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

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禽翦蟻徒應在旦
夕將軍推轂所馮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
齊必令得埽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
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
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為本任之
雅筭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
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
而發平表亮輒還京失乘勝之機關水陸之會
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

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茲
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
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
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
官真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
姓大為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
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
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
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

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
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
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
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
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
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
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
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為吏
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

難之任常思伺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
力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
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
汝論之吾兼正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
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
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
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
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
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

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
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
起不解書計唯可曠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
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
割又武人至多官負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
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
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
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
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

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
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
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
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
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左光
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
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
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
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尋卒詔給東

園祕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亮
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
遂教人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
造磴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
士安士和士泰竝強幹善於當世士安歷尚書
北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
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
郎中士和初為司空主簿蕭寶寅之在關中高
選僚佐以為都督府長史時莫折金遣使詐

降寶寅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為隴右行臺令入
奏撫慰為念生所害士和歷給事中司空從事
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荆蠻侵斥以
士泰為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
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謚
曰文肅子肇師襲爵肇師少時踈放長遂變節
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
散騎侍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為土賊崔
迦葉等拘欲逼與同事肇師執志不動喻以禍

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肇師以從弟乾
才同居事伯母甚謹齊文襄嘗言肇師合誅左
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偽而不
及江東左右曰肇師與鴻別族乃止天保初以
參定渾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卒
始鄴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趙彥琛當大貴肇
師因問已荅曰公門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
其言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
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破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

為冀州別駕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殊不經紀
論者譏焉

光韶亮從父弟也父幼孫太原太守光韶事親
以孝悌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孿生操業
相伴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
伯辭色懇至冲為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
十年以光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
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
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國

續評書惠友
雙生也王高作

北史卷之三十一
常侍尋敕光韶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青州中從事後為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為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敕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吏人長愛之入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欲為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為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

河間邢果率河北流人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雋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為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果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為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

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鄆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顛使尋徵輔國將軍再遷廷尉卿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雋侍中李彧竝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亂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

間推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莫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弼貪恠不法光韶以親情丞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

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
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辨爭詞色不屈會樊子
鵠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
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向勞往也
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深代下疑懼謀為不
軌夜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
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知復
何計深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遼朝廷屢變

閉門却掃吉凶斷絕誠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
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
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為九卿且吾平生素
業足以遺汝官闕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
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
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
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
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
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

弟第頃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詔詔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光詔弟光伯為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靈太后令從之

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明帝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節閔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喻止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未及曉喻為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脩之弟道固

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與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為徐州刺史以道固為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為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為歎息刺史至州辟為主簿後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竝詣道固道固諸

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為冀州刺史鎮歷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勛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為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帝遣說道固以為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

罪白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齊土望共道固
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
北新城以道固為太守賜爵臨淄子尋徙居京
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卒子景
微襲爵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
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
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踈略而衆敬每盡殷勤
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景微

字文獻卒於平州刺史謚曰定子休纂襲爵道
固兄日蓮子僧祐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
謀反徙薄骨律鎮後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
生子伯麟伯驥後薄房氏納平原杜氏與俱徙
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僧深得還之後絕
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麟伯驥與母
房居異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
頓阻一門僧深卒伯麟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
門祖龍剛躁與兄伯麟訟嫡庶竝以刀劍自衛

苦怨讎焉。祖虬小字社客，普泰初反，亦朱仲遠討斬之。祖虬少好學，不馳競，僧深從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董惜錢，不買子軌，字啓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偽賜死。晉陽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既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為國蠹，無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列傳第三十二

北史四十四

萬曆二十年

七史小傳卷三十一

三十一

萬曆二十年

北史卷之三十三

侯爵第三十二

少元

姓李名

討斬之也此少好學不馳競傳流從弟

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嗇錢數百斛其母

思量惜錢不買子靴字履則盜錢買其靴

走後至儋州開府鉅賈參軍坐命傳劫死奇

失踏哥郵封王南國士之風矣

愈彭妹獲未聞然為國盡無營而己其法

當其預即並奔車燒有谷也然猶半之選

不矣也然對絲古今之言為華心木遠之

列傳卷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萬曆二十年

北史卷之三十三

一

張謹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竝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為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為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事明帝輔政以為心

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為
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鍾離拜
叔業為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
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
父儀服誠為美麗但恨不晝游耳齊帝崩廢帝
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
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
可辦耳未幾見徙南兖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
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

業處內難未已不願為南兖州齊廢主嬖臣茹
法珍王暄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
入叔業兄子植颺玠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
以其既在壇場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
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換叔業雖得停而憂
懼不已時梁武帝為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馬
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
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介回面向北不失
河南公梁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

然無患若意外相通備勒馬二萬人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文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

接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子蒨之字文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為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蒨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

愛諸弟任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勲封上蔡伯
為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在縣
遷岐州刺史為隴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為
莫折念生所害贈青州刺史芬之弟藹之字幼
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
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長兄子彥先少
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彥先封雍丘縣子位
勃海相卒謚曰惠恭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
鯁後襲爵興州大乘賊起敕為別將行勃海郡

事城陷見害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
弟威起卒於齊王府中兵參軍贈鴻臚少卿彥
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城刺史
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人數千家汎
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
子十四人於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
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
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
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

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
植為兗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為大鴻臚卿後以
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
勲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為瀛州刺史再遷
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為
無恒兗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
許深以為恠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
恠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
事為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

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
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
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
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
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
達云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
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
野稱冤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
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於嵩高之陰初

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雋等同時見害後
祚雋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
海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
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
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
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
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清植在瀛州也其母
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
箕帚於沙門寺掃洒植弟瑜粲衍竝亦奴僕之

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
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
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
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
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
入魏為南司州刺史封義安縣伯詔命未至為
賊所殺進爵為侯宣武以颺勲效未立而卒其
子炯不得襲封明帝初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

平縣伯烟字休老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
 門領軍元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常侍
 楊州大中正進爵為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右
 丞出為東郡太守為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
 州刺史謚曰簡厲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
 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
 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曰定瑜弟粲字文
 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為失歷正
 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

樹身韻俾小切
正字通與標
同按樹刺也同標
義係韻樹又音早
送切識也與表同

從雍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
 京師雍時為州牧粲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
 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
 曰可更為一行粲便下席為行從容而出坐事
 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擲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
 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
 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
 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
 謁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

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後為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為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粲為西兗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為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

曰：「昔北海入朝，暫竊神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酒，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為命酌。」孝武初出，為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乃為祈請，直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

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桑云豈有
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桑乃徐云取王可引
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
為翔害送首於梁子含字文若貞外散騎侍郎
桑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
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陰平太守歸魏授通
直郎行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詔從之宣武
末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內二郡太
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

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為別將與恒農
太守王熙救荊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
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
安樂王鑿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
而鑿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
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鑿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
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
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
襲叔業之歸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

光梁祐崔高容閻慶胤柳僧習並預其功尹挺
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守與叔業參謀歸誠
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涉經史仕
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
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
卒改封夏陽縣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性羸放
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瘖好彈琴耽酒時有文
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
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

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
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于勢京師士子翕
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所京兆
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
之植嫉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夫也叔業以其有
大志故遣子芬之為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
陽太守坐事免後拜貞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
軍告裴植謀為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所亦
病卒臨亡見植為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

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鬢鬚。善言笑。入魏
卒於勃海太守。兄林齡。薛安都於彭城內附除
岐州刺史。林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
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
相高陽王雍之婿。為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
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
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業從姑子也。
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
初。賜爵山桑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
聲稱。歷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為談詠。常與朝
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
然養志。不歷權門。卒於京兆內史。崔高。容。清河
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郎。出
為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閭慶胤。天水
人。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
於敷城太守。柳僧習。見其子虬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
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

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為南譙太守二家雖為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梁以莊直黑為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陽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遷乃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為

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為例宣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續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改之來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為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為微遂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州宣武

許之除南兖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清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頽與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

宣武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三百戶封頽與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長子夫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正夫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饑寒初道遷知夫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夫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夫心驚懼謂人曰世

寶為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
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
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
之見其衣濕謂夫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
夫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
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昏酣
遂其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
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
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夫與南人辛

謙更遵江文遙等終日游聚酣飲之際恒相謂
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
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
共歆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
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
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
無語耳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
即僵仆狀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
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噴

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决平生并怒家人
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裴植
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閱徹于公庭子籍
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春等言其眇
目癩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
書奏籍承封道遷兄子抱天位咸陽太守道遷
之謀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謚漢
中姜永等皆參其勲末道珍為齊州東平原相
有能名安世符堅丞相王猛玄孫也歷涉書傳
位北華州刺史謚魏衛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
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
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潁川庾道者亦
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勲謀亦為奇士歷覽史
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
陽環堵弊廬多與雋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
宦情後為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
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仕慕容寶

為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為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尅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為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聊世明圖為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為濫酷州內饑儉表請振貸蠲其賦役俱多有部曲時為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為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伎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為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

今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為子。會頑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主女也。甚有姿色，會不荅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斂，便剥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

後，法友與裴植追成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為別將出淮南，欲解胸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胸山敗沒，遂停十年。恬靜自安，不覓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子景通襲善事，元又兼賂。父繼為司空，引景通為掾卒，贈衛尉少卿。子郾襲走關西。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

愛墳典仕齊為軍主助戍壽春遂與裴叔業同
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
刺史政任於刑為人所怨有受納之響為御史
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為河北太守有清稱
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元
弟也。曾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翻復為郡當
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為郡
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長子會汝陽
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

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為時人所服。位東
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
軍攻討。為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
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並為
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
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為後軍將
軍。部曲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
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攻破。白馬進圖南。鄭悅

大破氏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
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季忻榮張元
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
夫寶率衆向州城遂圍南鄭悅之晝夜督戰會
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勲款悅之天寶有
力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
安平縣子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文遙少
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
文遙奮劔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

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
屏人密問於是人所疾苦大盜名姓奸猾吏長
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劫息止政為雍州諸郡
之最後為安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
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幽燕已南悉沒唯文遙
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
百姓皆樂為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有
遺愛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
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既

而賊勢轉盛救援不接果乃携諸弟并率城人
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
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中散大
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中也後世居蜀漢
或家安國之桓陵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
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羣盜所害誕雖幼
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州
里之間無不稱嘆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蜀計

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騎將軍都
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
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剋成都
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
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正光中秦
隴反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
共參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
蕭世澄等率眾數萬圍小劔戊子建遣誕勒兵
馳赴大敗之禽世澄等十人文熾先走獲免

孝昌初于運以誕行華陽郡蒲白馬成後卒於
東梁州刺史贈益州刺史謚曰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也父慶之南史有

傳文秀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

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

歟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

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為刺史如故後慕

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

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乃并力

攻討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

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

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

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搃撻後還其衣

為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

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衣蔬食獻

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

三年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綵

二百匹後為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

刺史假吳郡公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
大興水田於公穡頗有利益卒官于保冲後為
徐州冠軍長史坐據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
孝文詔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
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房天樂者清河人
滑稽多智文秀板為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
委之卒于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
秋卿父華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位東徐州刺

史及平徐兗讜乃歸順於斛元亦表授東徐州
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為刺史後至京
師禮遇亞於薛暹賜爵平陸侯讜性開通篤於
接恤青齊之士雖疎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
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眾敬
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
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
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
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徐

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
父歸國功賜爵昌安侯出為樂陵太守敬叔武
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遷屬清河初讜兄弟十
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為合鄉令歸降賜爵新昌
侯卒於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讜妻皇甫氏被
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作癡不能梳沐後讜為
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恠其
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
南人竒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

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
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讜无子安世正始中
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為客積年出為東河
間太守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
後叔父眈眈為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
蜀梁武命眈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
遂改授眈眈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
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將軍高肇

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次晉壽宣武晏駕
班師後以客例除負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政才
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
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冲無
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倭及三
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羣
聚無資乃上書以為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
卒衆士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
賊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

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颯至風起迎者求萬一之
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大將
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
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於是詔
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
建子建以苗為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待孝昌
中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
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尔朱榮從弟世隆
擁部曲還逼都邑孝莊幸大夏門集群臣博議

百寮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効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舡，俄然橋絕，賊沒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關，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沒，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忠烈。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竒計。

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嗟。浴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犷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幽崩，世隆入浴，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群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

子曇襲爵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
帝南渡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群籍美談
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大安中與姊夫
李疑俱來歸魏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
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不能
制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
羌咸來歸款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
人表乞藻為駢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
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

改鎮為岐州以藻為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
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
宰皆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
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
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
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軍長驅至南鄭
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克果後車駕南伐以
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
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

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
驪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
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
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拜藻為太尉司馬卒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啓
為其國郎中令襲子爵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
郡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
中率衆侵擾代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辛

自青州入魏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
執鞏橋到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
不能答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
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為崔道固城局參
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百姓父母竝老饑寒
十數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傭巧得以存立晚
為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
爵貝丘男除中書博士王肅之為豫州又以永
為王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

文曰已選傅脩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擊之未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為事文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伏擊之康祖等奔趣淮水火既竟起不能記其本

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成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

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銳。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為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公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

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言至援不至，深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過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

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
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柰何使虜有傷將
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
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
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
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
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
鍾離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
援充國竟何人哉吾乃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

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為南兗州刺
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言老每
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光祿大夫卒贈齊州刺史
永嘗登北芒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
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墓
遂買左右地數頃遣勅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
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
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
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不忿之馮先永卒叔

北史列傳卷三十三
三十一
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
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
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
后從賈意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
母於舊鄉賈於此強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
能仰葬已數十年矣棺為桑棗根所遶束去地
尺餘甚為周固以斧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恠叔
偉筋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
與人角騁見者以為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傳豎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伯由子邁石季龍
太常祖父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為鄉閭所重
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
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
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
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
人曰唯有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
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傳靈越可解此文融謂
其三子文武才幹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

曰汝聞之不勗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好
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
謨寇礮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為軍主將
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
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
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
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
援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
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

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
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既至斌所遣
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訣言法
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
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
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
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
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為冀州中
從事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

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
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
辛蘭奮兵相擊乾愛出遣舡迎之得免靈根差
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剽斬殺之乾愛出郡迎
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
為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
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垣
公也時垣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
着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

丹楊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司馬而乾愛亦
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鄴靈越意
恒欲為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鷄
肉葵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
後數年靈越為太原太守升城後舉兵同孝武
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為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
軍眾散亡為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
我傳靈越也汝得賊行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
輔國司馬劉劬劬躬自慰勞靈越曰人生歸於

死實無面求活勳壯其意送詣建康宋明帝欲
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
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
之且竒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為參軍以軍功累
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
領步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剋捷豎眼性既清
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
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人不
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還本檢

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
化思為魏人矣宣武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
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
梁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計之以豎
眼為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人和梁遣
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城朝
廷以西南為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為益州
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
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板

曾
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
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頗致九捷蜀人聞豎
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
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
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
被重創奔而退亦劔大劔賊亦捐城西走益州
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驕馬一匹寶劔一口
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既得豎
眼為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

其子敬紹嶮暴不仁聚貨航色甚為人害遠近
怨望尋假鎮南休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
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衆三
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裒衆赴擊大破之敬
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為殘害
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
鄭令其妾兄唐崐嶮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
謀為內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
眼而殺之豎眼患發疾卒永安中贈吏部尚書

左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史長
子敬和次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
莊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為益州刺史至
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梁將樊
文熾攻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
廣令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
復以耽酒為土賊掩襲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
烈仍以本名為字焉高祖熹為慕容雋尚書右

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
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
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三
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為
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
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禧慮
其有異表請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
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
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順

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為齊將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不遇鑿輿親駕臣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即位追錄先勳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遇凶險烈為粥以食饑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明帝即位為司空長史先是元父父江陽王繼曾為青州刺史及又當權烈

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歷給事黃門侍郎光祿大夫靈太后反政以又黨出為青州刺史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恐不宜出為本州改瀛州刺史為政清靜吏人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尤弟同居怡然為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為家誡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烈弟僧皓字山容歷涉群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

銚 正韻居仰切音
左思蜀都賦或銚巨
高〇註銚錢母也

世以諫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並不起
世號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錐巨萬他
資稱是尤第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
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
於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
同事事敗死於獄中

李叔彪勃海菴人也從祖金神嘉中與高允俱
徵位征南從事中郎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為
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

間邢巒並相親友二遷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
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歷中書侍郎
太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
州事為吏人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穆叔
彪子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
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儀曹郎賜爵菴
縣男稍遷興平太守卒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
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光祿大夫
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冀州刺史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為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同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累遷定州河間王深長史深貪暴肆意恃慶每盡苦言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壁給事中恃慶弟仲信思令並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為奉朝請後兼負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為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起為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弟銓悅等並歷位清顯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

慶並有學問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群書為
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
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
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昌中為
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遷東南道行臺卒
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
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為長樂太守時葛榮
攻信都永基與刺史元亨同心防捍力窮城陷

榮欲害亨永基請以身代亨死永安二年除潁
川太守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為車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
後在州為吏人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
冀州刺史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仕隋
至尚書右丞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開解几
案稍遷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
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

西平淳于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
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寅啓云所統
十萬食唯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錄令已下
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校計寶寅兵糧
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後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
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
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
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戶除元旭義州
刺史卒官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鄴之扃髀成都
之喉盍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
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旌旗
固其宜矣植不怕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
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
因人成事亦為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
志竟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
嘉禮遂乃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
勉也張儼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李苗

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慨然奮斯大節蹈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又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列傳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嘉平十九日一見

列傳第三十四

北史四十六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念

張耀

劉道斌

萬曆二十年

北史列傳卷三十三

一

百六十七

卷

董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脩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

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

曾
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没人間或
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強豪寄命衣食又
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
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脩
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
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
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
黎伺隙內人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
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

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
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
權不可恒隨洿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
洿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
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
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
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
服之節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脩
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

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
高祖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
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
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
何依而行臣等脩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
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
於愧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上封事
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踈脫言乍高下時
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策卓卒紹後

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為太府少卿
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
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開候旦紹於衆
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曰此中諸人
尋當死盡惟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
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
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後
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子伯

元襲爵

張普惠字洪賡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頗為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澄為雍州刺史啓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踈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

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敷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

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為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哀仍襲釋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忘心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用射為又七

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命聲軒縣廷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荅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內際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楊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

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既為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荅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祔皆以

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後為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

為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詔羣寮會議普惠議
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太妃可
謂受命於天子為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
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
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朞父卒則皆
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為母所慈猶曰貴父
命為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
生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
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

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為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
之喪服若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
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
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
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
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
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
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
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

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
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雖厭
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
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
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
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蕃比之慈母不亦
爽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
以蕃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
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

母為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
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
莫非臣妾何為命之為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
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為君母之
黨服則為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
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
為公卿便同太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
為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
寮王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

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
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荅鄭重三反郁
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
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
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
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
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
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近樞剋惟允
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允錫褒假鸞

燾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
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
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
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
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為太上恐乖
繫敕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剋吉定
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
垂至戒啓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

不踰之稱則天下幸甚太后覽表親至園珍宅
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
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並同
有難普惠並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
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
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
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
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
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

咸以太后當朝志和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
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
復遣元又賈琰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
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
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
傳詔馳驂騶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
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
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
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

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
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
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蹇蹇如也諤諤如一
昨承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
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
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
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
為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
復徵綿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

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
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
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
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
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
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儷以供其賦奔走以
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
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
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

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
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
下之心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
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
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
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
文思天地屬心百神符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
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
絜誠禋祫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

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法可
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
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
之造權令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
愛人法俗俱賴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
官剋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
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
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
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
之胤所宜收叙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
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一
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
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
勞而置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
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
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
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

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
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
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繼絕意復誰是普惠
曰昔淮南逆終漢丈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
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一德
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興
滅繼絕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
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
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

北史卷之三十四
一四
薨啓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
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
轄相與為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
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
謂遣之將賂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
魏子建為益州刺史有賊罪普惠被使驗之事
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西豐侯正德
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楊州移還
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

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氏數反西垂郡戍租
運久絕詔普惠以奉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
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
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
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
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寃
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
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
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

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姦盜不起人以為便
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
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
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啓長
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謚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
宋為員外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
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
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

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
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
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
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
孝文敕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
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
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干
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
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

朝亦不為疑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
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齊之君
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服間衣
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
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
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
高宗為非也昭明相顧咲曰非孝者宣尼有成
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齎袴褶不可以弔幸
借緇衣帽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還南日必

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日
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今有光國之譽雖非
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
送衣帽給昭明等明日引入皆令文武盡哀後
正佐郎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華散騎侍郎
何憲主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
宋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此棄信絕好為
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
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

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度畢及從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作干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何干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聞之，至鑾輿行幸，肅多扈從，敕淹將引。若有古咄咄，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

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閒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與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叙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叙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為人所屈，欲

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
屈已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
賜淹龍殿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
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家貧敕給事力送至
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渡河淮敕徵淹淹於
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
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去職恐非聖明納
下之義帝優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
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沛流遠洛軍次礪礪淹

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敕淹曰
朕以相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伊
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
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
賜驛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于
時宮殿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
涉淹遂啓求救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
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
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

卒贈光州刺史謚曰定子霄字景鸞好為文詠
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
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於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燦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
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
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
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筭生頗
涉經史孝文選為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掌奏
文案帝善之又為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帝

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南
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
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
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與都
督中山王英論攻鐘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
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聞俄而英敗
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
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

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楊子雲
為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
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頻詔桃符
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非理處
物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
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眾襲益宗語在益宗傳
桃符善恤蠻左為人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

洛州刺史

唐愈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與沮渠氏庫

部郎父生再為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
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
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
上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滎陽太守追贈
兗州刺史愈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城王勰
召為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
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愈覺即停
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為真
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

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
絃響藹中華又曰按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
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聞愈欲其
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
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愈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
從孝莊為御史中尉愈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
王或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
戎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愈遂請行曰綜若誠
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

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雋胡龍牙竝摠強
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
間為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愈曰我為
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
聞愈被執語景雋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
將驗虛實且遣左右為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
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託
為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追
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詒迎愈密語意狀令善酬

荅引念詣龍牙所龍牙語念曰元中山甚欲相
 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
 城容可得乎念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
 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
 住所停念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
 姜桃來與念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
 梁梁主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
 分野君何不歸梁國念荅曰法僧莒僕之流而
 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

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剋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
 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
 良久謂曰卿不為刺客也荅曰今者為使欲反
 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為設食念強飲多
 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
 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
 中出謂念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
 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念遂辭而
 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儁司馬楊膘等競

問北朝士馬多少念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詔
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念定陶縣子除員外散
騎常侍永安中為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爵
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
昔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
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
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念以使持
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為六州大使與行臺樊
子嵩討破之念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

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
拔勝等拒尔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
刺史時滎陽人鄭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
念於關西

張燿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
兵校尉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
作所凡有顧問燿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
之後為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歷岐東荊州刺
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

元世雋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關經構。耀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耀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晉帶十圍鬚髮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為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

曰道斌是行便異儔流矣宣武即位遷謁者僕射後歷恒農大守岷州刺史所在有清貞稱卒於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脩立學館建孔子廟堂置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為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為賊鑠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斲與紹言便相器重

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
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
實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
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
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
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後除洛州刺史紹
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書
求擊之云臣當出賄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
黃門徐統曰此巴真瞎也統荅此紹之壯辭云

巴人勁勇凡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
速行以拒寶夤功賞新蔡縣男尔朱天光為關
右大行臺啓為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
敗賀拔岳復請紹為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攜
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
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
帝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
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
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

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澄作表前後再奏帝尚
執謙冲不許周文曰為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
乃命紹為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
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阼方任用之而紹議論
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
秀才中尉王顯召為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
徒江陽王繼召為記室參軍遂為元又所知又
執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

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
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尚之太保崔光臨
薨薦元興為侍讀尚書賈思伯為侍講授孝明
杜氏春秋元興常為摘句儒者榮之又既賜死
元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
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
初為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
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文之勢託其交道相
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時有濟郡曹昂有

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
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纈時人鄙
其矯詐

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
達典故強直從官倜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成淹范紹劉桃符鹿念張燿劉道斌董紹馮元
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
能致於此也

列傳第三十四

北史四十六

北史四十六

